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編修_臣裴謙履勘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唐

肅宗皇帝

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懿祖之後同平章事命崔

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
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閤

宦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
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為之謀夜持兵立帳
外使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
不獲曰必家賊也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
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

慶緒性昏懦
言辭無序莊

不令見人慶緒曰縱酒為樂兄事莊
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

內廐名

小兒

廐牧閤奴皆謂之小兒

粗開書計

孟子稱傳忠術
智存乎疾疢

宗為太子受國
楊李疾疾已甚
宜其操心慮患
矣乃即位以後
官妾交嬖甘蹈
前車既不能保
其子且不能安
其父豈所謂下
愚不移者乎

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上即位
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
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為
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泌曰
廣平為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
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
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
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貳
上賞慰之及建寧死倓內惟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
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
順之亦
何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

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

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壑邏

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先是光弼度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

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壑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壕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光弼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壑音吉土埒也

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至期
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
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
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

胡三省註當作為蓋

妫州名注也

檀州見前

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
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
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
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
濟遠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曰

夜不絕

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秉兵鋒搥其腹

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塞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俟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征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綱目是條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

至鳳翔已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初郭子儀以何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銳合兵討璘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

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
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
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
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

漢縣

今為廣東
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
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
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
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
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
賊聞之達旦傲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
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

魏州頓
邱人

雷萬

春

史不詳里系

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

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

欲

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廵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

清渠

在長安縣西綱目誤作溝今依唐書通鑑改

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

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

和闕

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

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

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

子儀與王思禮進屯滴西

滴水之西也滴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

安守

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

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

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為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饒易一醉凡應募入

瑄之得罪皆其
自取徒以與杜
甫交藉其體飾
世遂有以瑄為
冤者可謂阿其
所好而失正道
矣

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馬子儀既敗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
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
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張鎰諫曰帝王當修
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瑄既失
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上惡
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

幽州人

奔襄陽

魯昊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巾食
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
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
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昊扼其衝要南夏得
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冠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叔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

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于

香積寺

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

北澧水

注見前

之東李嗣業為前

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

時賊衆潰竄之餘
東勢甚銳而進
安守忠等何難
就縛廣平狂于
小勝急圖休
息其識乃出懷
恩之下至調停
回紇俘掠一節
無識者以為美
談不知以儲貳

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
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
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
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
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
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
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

之資屈體葉護
馬前復成何體
制況其時西京
初復萬眾其瞻
即正義直辭喻
以功成重齊足
備前約而人民
土地不得要有
殘撥葉護亦難
置喙何至搖尾
乞憐若此蓋其
遇事畏惠中干
銅疾者甚深觀
其即位以後之
設施足見庸懦
無為且非刻

神速何明日也倣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

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

同統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同

統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于葉護馬前曰今

始得京師若遽傳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

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同懷恩引同統西域之兵

自城南迺營于滹水之東單民蕃部見倣拜者皆泣

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

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竟輕身其博也
祇感泣而已也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
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
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
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
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教養之意
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

是夜上
就泌飲

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聞人何樂如
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虞今方同樂何遽云去泌

衡山歸隱史但
稱其去就之高
未免膚見觀泌
密陳遠勝拳拳
於父子骨肉間
以啟沃革心為
已責是真不愧
大臣風度者雖
漢之嚴光且弗
逮遠甚況攸緒
輩以下乎白衣
山人之目殊不
足盡之

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
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
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
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
乎陛下不能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
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
其既辦臣何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
也陛下卿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
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
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
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
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師臣請用廣
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
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
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

以孤城力障江
淮何愧疾風勁
卓而淫辭助攻
迄無定論惟歐
陽修巡死死不
為遽速後死不
為屈之語足以
發明韓愈扶獎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
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
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
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
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
必形于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
張良婦忌而謂之故泌言及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劉友益曰巡遠
之死異時異地

此並書之所以
破千載之惑也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
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鬪遂為賊所圍

張巡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堆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鐵鐮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上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百人唐郡今江南泗州是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化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

霽雲至臨淮迎明愛其勇壯具

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
獨食且不下咽人夫生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
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
雲既不能達主上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
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
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
痛哭賊圍益急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

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
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

堅守以待之

先是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至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

雀掘鼠雀鼠

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

所餘纔四百

遠亦殺其奴

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

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

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

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扶視之

扶視其齒

所餘纔三四

并南霽雲雷萬春姚閏

崇曾孫

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

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

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

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二十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逆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教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

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人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予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邱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叔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

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

賊遇于新店

在陝州西

賊依山而陳同紇自南山襲其背

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
下詔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
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
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
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

安平人

令百

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
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
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
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

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

字孟成定州無
極人家汲郡

為秘書郎蘇源明

字弱夫
武功人

知制誥

初汲郡人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

在衛輝府淇縣
西南亦曰蒼峪

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

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

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

又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超詣軍門上謁

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

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源更以粟為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

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鞭
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
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
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
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

崔器以執法致
怨李峴以曲恕
沽恩其是非為
有目者共曉唐
史轉列器于酷
吏傳無識甚矣

缺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先是廣平王叔入東京按
百官受祿山父子官者陳

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叔以上旨釋之
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謁朝堂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
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
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侍御史李栖筠為詳
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恕諲器而峴
獨得衆譽李峴與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叔為楚王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

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議者或罪

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持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投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李翰贊
皇人

蠲來載祖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

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

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

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
傲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

力于安民者吏于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

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

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

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

廨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

承慶等奉表降至是上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

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
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烏承玼字德潤張
掖人承恩承玼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逃人自逃生此屬皆陛
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
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
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

均均以世臣甘
心事賊于法不
原元宗于此高
知力持威柄乃

肅宗將以藩邸
私恩力為陳請
將何以正人心
而勵臣節若陳
希烈等在朝容
悅臨雖偷生即
使反正來降操
三尺者亦不能
為之曲宥況以
此等賊裂名義
之人猶可姑留
以冀自新之功
即肅宗聞流言
而自悔真所謂
夢夢

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

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上欲免張均張洎死上
重不可上叩頭流涕曰

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洎死何面目
見說于九泉上皇曰洎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我
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
言犀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失身賊庭及聞
希烈等誅乃
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
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
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
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

胡三省注謂從帝馬冤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

充

其制皆如四軍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

總謂之北牙六軍

神武亦置左右

共為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

號曰英武軍

戊乾元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

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尊號之加本屬末流文儒況父子至性又安貴此虛名相報施孝慈之道均無當也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鎰罷

張鎰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

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
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荆
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侶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

知制誥李揆

字端卿淮陽王
道元之元孫

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

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

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圖李麟罷以王璵

方慶六世孫

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

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

璵在

開元時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至是復以祠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與請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遇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回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

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通幽賊將逆儒

弟也會果卿造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
救宗族果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教
之更表毀短果卿留泉明竟無裒贈及是顏真卿為
別遣使獻之果卿尋死難

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為之言于上皇杖殺幽通而

贈果卿

泉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翟喬賊
之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

陷為史思明所獲至是思明降泉明乃得歸求其父
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果卿姊妹
女及泉明之女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
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
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
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忠加贍給隨其所適而省送
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故薄發
棺視之與果卿無異乃始慙服

初行新歷

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
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
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
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恩敬與俱宣慰范陽

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
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
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
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
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
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
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
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

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
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

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恕撫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

明年更

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

並行

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唐

置今隸

四川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沒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至八百餘人尚不能禁故有

是敕

至寶應元年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伽闕可汗以上幼女

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

字令叔施州贊皇人

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

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襟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

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

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

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瑀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

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教舉國皆喜道

騎三十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易言師貞丈人
吉列鎮在軍無
帥何以敵愾肅
宗即以郭李元
勳難相統攝何
雖使子儀光弼
分道遠取乃專
委官者反居二
人之上與尸失
律理固不與九
節度相州之清
又誰咎耶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
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瀘州人
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
沼酣飲為事高光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剛紀蔡
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
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奩滑濮許
叔冀鎮西北庭李嗣鄴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靈昌

人七節度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
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

自平盧輕捷節
使八柄下移朝
廷制命軍中幾
視若升覲而懷

鼓譟而討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

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

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

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觀望

未進會崔光遠拔魏州思明遂引兵大下光遠使將

軍李處峯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

曰處峯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驍

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思明

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訥之從子

以侯希逸

營州人

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

初元志既歿劉正臣祿山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元

王之廢置擅專
終復振為已有
則尤其甚焉者
也自是而江淮
山南西川盧龍
踵其惡轍輻輳
相尋藩鎮之禍
其所由來漸矣

志復與侯希逸襲殺之遣使上聞詔拜元
志平盧節度使至是卒 劉正臣事具前 上遣中使
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
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
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
始

巳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

李光弼曰
思明得魏

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
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
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嘉山之敗
事具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

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橫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
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
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
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

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炁先戰殺傷相半
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
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
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
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
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
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諸將各上表請罪上
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佑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
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稱大燕
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
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

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
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
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
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為相于上
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
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
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押官為劫法當捕殺鑒與伯陽之物自是正理至若虛希輔國指殺于執法尤宜重治其罪乃匿之簾下以堂陸為遁逃載朝綱安在甚至登執法之臣更加貶竄是直黑白不辨何足復言

抱王安興貴之後也

興貴于武德初襲執李軌事具前

為李光弼裨

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鞠獄坐貶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

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鑒鞠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鞠之與鑒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鑒流播州押官管押馬坊之官天興本雍縣至德初更名金改鳳翔今為鳳翔府治毛若虛絳州太平人峴奏伯陽等

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

昌黎

人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

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久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

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

始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

李耶雖並為中
興名將輸忠王
室然朔方受代
之際使子儀光
弼易地而居恐
光弼不能如子
儀之略無芥蒂
矣二人優劣當
以此定之

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

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咸樂

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

弼請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
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

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
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

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
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

京果代領其衆 辛
京果蘭州金城人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許叔冀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

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

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

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

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

有虎牢

崕嶺

在登封縣東南即箕

山龍門

即伊闕

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

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

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
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

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

思明使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

光弼誘馬一事
傳紀家泥古游
北之說噴噴以
為秘計殊不知
戰陣多用騎馬
即數在取多亦
不過間及北馬
從未有以壯馬
參隊伍者雖有
游北誘將安施
書生不諳軍旅
並不察物情好

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
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臂而遣之

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

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

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

思明存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渚浴之循環不休

光弼命索軍中北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

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白孝德安西人思

明屯兵河清

唐縣今為鎮在今懷慶府孟縣

光弼軍于野水渡

在孟縣西

南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

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

穎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
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既而思明果謂日

異傳記大率類
然

越日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
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
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見光弼光弼厚
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
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
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
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思明復攻

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摯

攻南城不克

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却

乃攻中潭光弼令鎮

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

荔非關西複姓元禮寧州人

拒戰羊馬

城

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

賊大潰

時光弼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填塹八道

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真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

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

以短刀置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
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
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
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
地賊衆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

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拔懷州擒太清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

坊州唐置今鄜州中
部縣是餘注俱見前

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

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

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假其威名以鎮之

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
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

京兆人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

之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

之楚元等攻破荊州衆至萬餘倫發兵至是襄州將
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翺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
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
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
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侶卒

侶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
會侶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

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

西
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

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

玉真公主

上皇之妹如僊媛上皇舊宮人

及梨園弟子往娛侍

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

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

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

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

勲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

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
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
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
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
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
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
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
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

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鞍侍衛如
西內侍衛兵纔阨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
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
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

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

後周置今

屬四川順慶府

長史高力士流巫州

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

陳元

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

二公主

皆上皇之女

視服膳

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

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
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
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
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岷
峴之
弟
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

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

曹州人

圖之延

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即馳詣

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

置之心脅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

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

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

山將萬人屯徐城

注見前

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

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展

軍白沙

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鎮馮智舒釋為鳳陽府之白沙山謬甚設疑

兵若將趣北固

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

者李峘悉兵拒守展

乃自上流濟襲下蜀

鎮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

峘軍潰奔宣城

本宛陵縣隋更名今為寧國府治

展遂陷昇

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曰昇州

潤及蘇

湖濠

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

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

冀州南宮人

將兵三千屯任城

注見前

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

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

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
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
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
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
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

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
宮退屯白馬寺及河陽再敗遂入城

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

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

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

言東都可取

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

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朝恩

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

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陣于邙山光弼

命依險而陣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

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

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

屯陝

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

嵩之子

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揆與諲不相悅服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

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
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
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

廢立請召曹將軍

思明大將為宿衛史失其名

謀之王苟不許今

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
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數十
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

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
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已冕曰吾臂可
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

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
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

帝生于九月三日遂
以為天成地平節

于三殿置道

塲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

字公輔鳳翔岐山人

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

運數月會劉晏貶

司農卿嚴莊怨晏告晏道禁中語矜功怨上晏遂與莊俱坐貶載

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
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
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
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
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
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

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

使辛雲京

京果從兄

為節度使

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

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既而絳州行營隨方

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既而絳州行營

征討

謂之行營兵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

李國貞

國貞淮安王神通元孫本名若幽上以為河中節度使朔方諸道行營都統鎮絳州因賜

名絳州素無儲蓄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王元振因矯命于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

輦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

隋縣今屬平陽

府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于

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王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

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

年七十八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特高力士遇赦自巫州還在這聞上皇崩號痛嘔血而卒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弑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

使程元振

京兆三原人

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

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

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

綱司書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殊不思張氏有可殺之罪輔國非殺張氏之人汪克電引北魏高肇弑后于氏例折之較劉友益尹起莘語說將為有見故改書

太子出后召越王係

帝次子

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

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廐勒兵收
係遷后于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
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弒后并係

太子即位

是為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
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
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

字公明
開封人

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

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

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

何望徑趣徐州使宛鄆

唐置鄆州今曹州府鄆城縣是

節度使田神

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日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修修吏事

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劉友益曰宦官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
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瑱樂在襄
漢諷將士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瑱淮西

軍行

司馬裴莪謀奪瑱位。密表瑱係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肅宗以為然。徙瑱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裴莪為防禦使。肅宗崩，上即位，復留瑱山南東道。瑱聞

徙淮西，大懼。又諷將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裴莪先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迎之，且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莪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至是，瑱入朝，遂拜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

注見前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

帝長子即德宗

為天下兵馬

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

志

本范陽內屬奚後賜名李寶臣字為輔

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

義

時回紇毘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

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乃起兵至三

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

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

至是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

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為天下
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訖于陝州進討史朝義
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

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适至

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
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
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與雍王叔父也何得
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
且兩宮在殲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諸
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行軍司馬韋少華等遂死諸
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

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

陳于橫水

地名胡三省注金人疆域圖孟津有橫水店

懷恩遣驍騎及回

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

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

扶風

人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

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

獲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

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

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子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

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

即今易州

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

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

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

之

張忠志之未降也裨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

乃降詔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入居薊

盜殺李輔國

輔國專權給惡罪不容誅自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張后雖北宸誅者尚未若武韋之禍及宗祫輔國敢行弑逆尤當誅以亂賊之律代宗轉以為功不加誦說是但知報復私憾而不顧大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義無論顛倒是
非不可為訓即
以春秋不討賊
之例責之代宗
其能自解乎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
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
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

本鄭縣唐置州改莫宋省
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

降李懷

僊

柳城舊人

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
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
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
賊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縊于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
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尹起莘曰
此志唐失

河北
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
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
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
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
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
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以兵惟使老弱耕稼數
年有兵衆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
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河北之失其原
起于用降將為

節度范祖禹歸

咎僕國懷恩其

說近是而未盡

也蓋唐自元宗

昏縱召亂于前

肅代姑息養奸

于後內而宦官

外而方鎮已成

太阿倒持之勢

而常論此以為

未有失其本而

能治其末者夫

本存乎人君之

一心心不正則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
固懷恩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

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

城

隋縣今屬
平陽府

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

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

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

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

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
言頗得其精僕固懷恩

不明何以官人
何以命將

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
紆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

長安人

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劉友益曰
留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
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
衆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辛酉葬泰陵

元宗陵在同州府蒲
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
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
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
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喬陵

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于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歛者多歸之聚衆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

魏州人

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
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
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

字公權
華陰人

上疏

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
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

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
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
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
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

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

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

謂學老莊

者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

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

曾之子

京兆尹嚴武

字季鷹

之子

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

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

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

懷恩自收京以後
驪場之宣力居多
恃功驕暴已非一日
狼子野心固不能保
其克全臣節然彼時
未遽有跋

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後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

科皆僥倖悉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

危之形使以雲
京懷疑激怒實
為過舉迨機機
已成抗不赴微
則逆跡顯者矣
代宗竟視為罔
然不即解罪致
討成今不行復
何以服下手

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
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
也男玢陷賊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
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
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
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
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撫實陛下竟
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
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無
不疑沮僮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
豈能安國唯陛下圖之同羅鐵勒別部安祿山反

同羅叛寇朔方郭子儀遣懷
恩討平之驃騎謂程元振

上遣裴遵慶

字少良
聞喜人詣

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
懼死為詞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

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

注俱
見前

等州

唐自
武德

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
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
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

皆微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强者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

西隴右之地

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至

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

至奉天

唐縣故城在今陝西乾州

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

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

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

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羗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

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

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

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郇王守禮之孫為帝

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寇不

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咸寧縣南漢書揚雄傳武帝開上林至昆明

御宿即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

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

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

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

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
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寇亦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
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
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
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
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

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

晝則擊

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
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

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

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

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瑋將精騎千餘

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兵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寇復請戰瑋開懸門以

待之寇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松維

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故城俱在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蓬婆山在今

松潘衛疊溪營西諸州謂松茂雅

嵩等都督府所隸諸羌羈縻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為吐蕃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

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漆州上

念其功復命江陵安置 漆州唐置地在今貴州思南府界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
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
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
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廣武王承宏逃匿草
野上赦不誅放之華

州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

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甲辰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
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
言懷恩反者獨韋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
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

玉從弟抱真

字太原

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

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

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

矣上然之

已而真卿竟不果行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來城設備瑒攻之

大敗而還

遂圍榆次

漢縣今屬太原府

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

僕固懷恩之反雖駭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保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

撫以致披猖若
此及乎懷恩拒
命逆子伏誅乃
云信不及人歟
臣顛越益形昏
憤可笑耳

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
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
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
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

綱目作雲州今
依唐書通鑑改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將

官名

焦暉白玉攻殺

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
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

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
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
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
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
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
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

字夏卿太原祁人

杜鴻漸同平章事

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

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

反以手摩也穗以給禁軍宮廚無蕪時之積晏乃疏浚汴

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

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

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厯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乾元初置于河中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

號青苗錢

臨淮王李光弼卒

諡曰武穆

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命

豈獨聞召即至
達愧子儀卒之
名義既乖麾下
亦不為之用以
是歎恨長終則
雖當時習聞跋
扈恬不知怪而
天理民彝自無
一日或絕于人
心也

上之韋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弼東

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

光弼母在河中

上恐遂成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光弼治

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

神功等不復稟畏公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

曰懷恩勲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加入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懷恩進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

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

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斯既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先是子儀仗其子晞將兵救邠州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垓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壘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邈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待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散譟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

九月閏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

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
兵二萬既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
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左拾遺獨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
陛下難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
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
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
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推剽吏不敢詰
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姑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

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顧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遽疑于改作使車土之患日甚一日乎
上不能用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

字士明
寬之子

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
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
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
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劔南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毋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內麥稔

尹起莘曰上書早此書麥稔飢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四方萬里未知

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已而京兆用琦稅法民多流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
賜名正已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

即以為平盧淄青節度使

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寇使

希逸好遊畋

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

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

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

帝之子

為節度使懷玉

知留後賜名正已

時成德李實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讓收安史餘黨各

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

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部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

盧達反吐谷渾別種

高座講經且以人為菩薩鬼神與戲劇何異既而虜至則罷退復進講直蹈梁元懷轍代宗之不忘幸禍

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趨奉天黨項趨同州吐谷
渾奴救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
繼之郭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
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
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
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外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
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
之賊衆披靡瑊夾賊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

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高座

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

征

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

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

事逆寢

會大雨旬日寇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

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

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寇聞

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

子儀忠誠素著
威望久孚是以
輕出而不自疑
回紇亦誠服而

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
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
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
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
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
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
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不敢害使非其人而強以效顰為美則嘗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劫盟澤城幾致不免厥鑑又豈遠哉

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前郭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部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部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于是諸部長大喜曰軍中筮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部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殺獲萬計詔

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

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閏月以路嗣恭

字懿範京兆三原人

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士軍有餘糧

漢州

注見前

刺史崔旰

安平人徙衛州

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在蜀奏崔旰為漢州刺史

旰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據地數

崔旰擢戍制師

援亂蜀中罪在

不赦鴻漸奉詔

鎮撫皆當勦滅

禍魁以次殺擢

乃禽其重賂轉

以節制相推讓

其惡與叛臣等

代宗竟爾曲從

其請專事調停

唐之紀綱至此

掃地矣

百里武作七寶舉迎
旰入成都以寵之

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

英又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

已除英又英又至即誣殺崇俊遣使召旰旰辭不至

英又怒自將兵攻之敗還旰聞英又裁損士卒稟賜

下皆怨怒又毀元宗鑄金真容

初元宗離蜀以所居
行宮為道觀仍鑄金

為真容英又愛其竹樹茂美奏
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

旰因宣言英又反發

兵襲之英又奔簡州

隋置今屬
成都府

為普州

注見

刺史韓

澄所殺于是邛州

注見

牙將柏茂琳瀘州

梁置今
隸四川

牙

將楊子琳劍州

注見前

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盱蜀中

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盱卑

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盱無一言責其干犯反

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盱上不得已以盱為成都尹

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鴻漸又表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以和解之

又明年鴻漸還朝以盱為西川節度使

鴻漸薦盱才堪寄任上亦

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盱為節度使盱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

久之盱

入朝會楊子琳襲成都詔盱還鎮賜名寧

先是寧弟寬為留後

數與子琳戰不利寧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丙午大厯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

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

謂朝恩子弟

朝恩既貴

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辦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

注見前

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

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

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

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

托他事陰中言者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
宰相陛下儘不平寤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
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
人恐涉非道璘搥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
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衮

京兆人

言成均之

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

博平人

為宣歙

今寧國徽州二府是

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

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

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

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

子儀之子暉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

暉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
惠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
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暉
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聞

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後盜發子儀父
冢人以為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
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
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
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
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
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
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

帝母吳氏

寔福窮壯

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

衛州進士高郢乃上書曰先太

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
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

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值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恩賜番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追謚齊王倓

倓于是春追贈齊王

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邠使尚

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
僖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
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泚

幽州昌平人

及弟治

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
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
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

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

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內出盂蘭盆

釋經佛作盂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梵語盂蘭猶

華言救倒懸盆器也華梵共舉賜章敬寺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檐上

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将李晟

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

蕃定秦堡

胡三省注吐蕃志吞秦士築堡于洮州以定秦為名吐蕃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

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

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

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

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璘為涇原節

度使

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譏兵馬

使

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

之者秀實

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

輒延之數

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

夕欲焚馬

坊革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

帥行者皆

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

請救火

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

曰後機者族流言

者刑遂徙于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